



曲水流春 ■罗倩

杨浦记忆

## 我的中学时代(二)

■王卫文

开春后的新学期,学农也正式开始。我们班被分配在大团公社车站大队,全班分为三个组,女生集中在一起为一个组,男生分为两组。我们这组有十人,分在车站小队。

走了好长的田埂路来到了车站小队打谷场。打谷场不大,一台长年累月放着的脱粒机,有两三个高高的草垛,几个小娃娃正靠着草垛晒太阳,打谷场上一群散养的母鸡悠闲地寻找粮食颗粒。打谷场的一边有一排简易房,是小队的仓库,旁边有水井。仓库房子是单墙石灰砖房,屋顶上铺的是稻草,有三扇半的门,门朝着南面,因为是仓库,所以也就没有窗,我们住的是左边第二扇门的仓库,紧靠在我们房门的那半扇门是一个开放式的牛棚,一头耕牛被老实地拴在柱子上。仓库门没有锁,用铁丝绕着两个铁钉固定着。

打开门,一股霉潮气扑面而来,房间很小,没有灯,透过阳光看到里面堆满着农具,大家七手八脚把农具搬出来发现房间的地面不是水泥地而是铺的砖头。

我们的到来也吸引着村里老幼的围观。队长马上安排排线装电灯,还借来很多门板给我们搭床铺。

晚上我们搭建了一个很大的床铺,大家睡在一个大炕上。离开了父母,离开了家,自己独立感受另一种生活,大家都很高兴,又是跳,又是唱,还把自己带来的美食都亮了出来摊在炕上,炒麦粉、八宝酱、白兔奶糖、五香豆、饼干、水果等,大餐了一顿。

躺在被窝里的时候突然发现我们的喧闹还惊动了老鼠,只见一个一尺长的大老鼠领着三四个鼠孩子横穿房梁,我们一起呐喊吓坏了它们,两只小老鼠直接掉下来落到我们的被窝里乱窜,吓得大家一片惊叫声,把老鼠赶走电灯更不敢关了。一个不眠之夜!

清晨,打谷场上围满很多人,由队长安排一天的农活,那时候农村出工还是记工分的。

队长个子不高,五十多岁,眼睛总是眯着,红脸膛,话很少,每天都戴一顶灰色帽子,因为精通农活,威信很高,村里的社员都很尊重他。

队长很照顾我们,每天就安排我们上午干活,而且还会派专人带领我们做农家活。我们学会了搓草绳、割麦子、堆草垛、脱谷粒,胆大的同学还学会牵牛耕地。我们手上开始有老茧,脸也晒黑,也睡不着懒觉了,在这些农活中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挑“猪粪”的农活。

那时候的农村家家都养猪,一年下来的猪粪都积累在猪圈里,每到春节后农闲时间,队里就组织青壮年互助,挨家挨户地把猪粪挑到田间做肥料。

领到一根扁担和两个簸箕,一位青年社员把挑担要领说了一遍,大家就排队等候,轮到我了,因为我们是学生,又第一次挑担,每个簸箕里只铲了一锹“猪粪”。

其实挑担很简单,只要把簸箕和扁担的重心,腰挺直,扁担压在肩正正确部位,利用扁担的弹性,小步快走。

说得容易,做起来难,挑担的过程

中还是吃了不少的苦,几天挑下来,肩膀的皮被磨得红红的,又疼又肿。

生活中还有很多事要自己解决,就说每天要“方便”的事,宿舍地方本来就小,晚上起夜要“方便”,便桶放在房间里味道太大,天又冷,我们就开一道门缝直接倾泻。第二天早上一开门“水”汪汪的一片,气得队长找上门来教训我们,后来搞来一木桶晚上放在门口。

农村没有厕所,都是茅坑,一个大缸埋在田头的地里,三面稻草三角形地围着,一块摇晃的木板占去缸的四分之一,蹲在板上真担心会断裂,还有数不清的苍蝇在你身边“伴奏”。

班主任到我们小组的机会很少,主要是班级“人高马大”的同学都在我们这组里,不会被人“欺负”,他很放心,还有就是路太远,来回一次要大半天时间。班主任是近视眼,他又不喜欢戴眼镜,看“物体”总会眯着眼。有一天,天很冷,刮着大风,他来给我们送伙食费,走到半道摔在稻田埂里,衣服都湿透了,他还是坚持来看我们。

村里有一条引以自豪的新开河,“绵绵几十公里”贯通南汇县的所有公社、大队和小队,河水最后融合于黄浦江。极大地方便了当时的农村交通。

新开河很漂亮,梯形的河床,斜面很大,夯实的土质没有任何石料和水泥,河面干净,河水清澈,也有涨退潮,村村都有水泥船,河面上还有拱形的石板桥,跨过石桥就是新庄公社。

有一次,当得知村里要开水泥船到上海去,傍晚我就和两位同学得到队长的同意随船出发,睡在前舱,清早睡醒后探出舱口,船已经在黄浦江面了。回家换身衣服,吃了顿饱饭,又乘船赶了回来。

意犹未尽

## 德国的鸟巢

■张佳文

十年不遇的一场大雪,让整个城市银装素裹。雪后初霁,街道两旁、公园里一下子出现了很多赏雪的人们,有家长带着孩子欢快地堆着雪人。眼前的这一幕让我想起了2010年在德国时遇到的那场大雪。

德国每年冬季漫长,那年更是遭遇了一场号称百年不遇的大雪,厚厚的积雪覆盖了一个多月,一些地区积雪甚至达40公分。德国的城市和上海不同,高楼大厦很少,森林面积却很大,林子大了鸟也多。“林海雪原”里,我不禁为栖息在树林里的那些鸟儿担忧。

结果我很快发现自己是杞人忧鸟了。走在柏林的街道上,时常还可以听到一群群鸟儿在林间欢快鸣叫。循声望去,发现两旁的树丛里,居然有很多固定在树枝上的小木屋状的人造鸟巢,里面放着一些食物。有了这些免费的午餐,鸟儿们的日子自然好过多了。在很多户人家的阳台和院子里,我也发现了不少类似的鸟巢,造型多为卡通小木屋式,颇为可爱。

据说,在德国,父母对孩子从小就进行“善良教育”,教育孩子有爱心。这种“善良教育”从爱护小动物开始,家长有手把手地教孩子们饲养、护理小动物,在动手照料小动物的过程中,学会体贴入微地照顾小生命。每学期开学第一周,很多小学都要举办以“善待生命”为主题的讨论或作文比赛。德国人的教育共识是:小时候有爱心的孩子,长大后才会成为有用的人。

家长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善良”是父母给孩子的最好的童年礼物。

岁月悠悠

## 黄山归来不看岳

■吴成康文

故事从43年前说起。1975年我在安徽师范大学物理系读大二,4月份我们一个实习小组共12人在安徽泾县皖南电机厂实习。月底实习就要结束,同学们在等待返校。

有意思的是,那天我在厂区内看到来自我当知青下放农村、老家亳县的一辆江淮牌送货的卡车,在与司机攀谈之时,远离老家、相同的家乡方言、家乡轶事,增加了亲近感,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俗话说——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司机师傅告诉我,送完货的卡车,明天放空去黄山。攀谈时我问司机师傅,可以顺便带我们12位同学去黄山吗?司机师傅爽快地答应了我这老乡的请求。一时间,我高兴万分,消息立马在同学间传开,“可以蹭车去黄山了”,很快似乎我就成为了“英雄”。

带队的,教我们光学课的陈鼎老师知道责任重大,不敢擅自作出同意去黄山的决定。恰巧,我们班年级党支部书记姚永清同学就在我们这个实习小组,而且我和姚永清也同在一个学习小组。平时班里或小组有什么行动,我们也常常向她请示。那时我们这帮青年学生,朝气蓬勃,热血沸腾,七嘴八舌,大伙都缠着她,让她做决定,同意我们全体实习小组都去黄山。禁不住睿智的同学们的软磨硬泡,最终我们的永清书记终于表态同意去黄山。可想而知,突然间“天上掉下馅饼”,当时同学们欢呼雀跃,高兴的气氛自不必多说。

清楚地记得4月30日,我们一行坐在江淮卡车的车斗里,高高兴兴直奔黄山。天黑后卡车把我们顺路拉到黄山脚下的黄山林校,那一夜我们男男女女就在学校的一个空旷的大教室里住了一夜。巧得很,黄山林校大门口的路就是直通黄山入口的主道,第二天,5月1号,好日子,天气晴朗,阳光明媚,我们全体开始步行登山。

记得那时,黄山还没有修建大门,进山也不需要花钱买门票;一条大路进黄山;游客较少,远没有现在多。当时上黄山没有索道,我们决定按两天安排,先由前山步行上山,再从后山下山。上山后,我们一边走上台阶,一边停下来前后左右四处观景。黄山之美,名不虚传!真的是一步一景,美不胜收。奇松、怪石、云海……许多景点——慈光阁,立马峰、半山寺、金鸡叫天门、五老上天等等都尽收眼底。

最令人难忘、叫绝的是我们攀登了独具特色而又奇险著称的天都峰,身体紧贴上下山的陡峭台阶,真有攀登天梯之感。通过只有一米宽左右的鲫鱼背时,两侧是千仞悬崖、万丈深渊、狂风呼啸、雪花飘落,我本能地将双手紧紧地握住两边的铁链,吓得大气都不敢喘,生怕掉了下去。虽是大男孩,但这刺激、这感觉让我终生难忘!都说来黄山一定要登天都峰,“不登天都峰,等于一场空”。极有意思的是,下了天都峰后,在山脚下台阶处碰到一手握拐杖、年约70岁、胖胖的白发老者在仰天向天都峰观望,我们几个刚下山的小青年逗老人家:“不登天都峰,

等于一场空!”老者无奈地笑曰:身体怕吃不消,爬不动了,一场空就一场空吧!把我们笑翻。

游蓬莱三岛后,我们来到著名的迎客松。感恩那千年的迎客松敞开双臂,敞开心怀,迎接我们的到来!晚上我们就宿玉屏楼,计划第二天早上观看黄山日出。晚饭后,我还在走道的墙上看到某游客留在上面的一首打油诗,由于幽默,至今还记得三句——离家千里来黄山,未见日出又早起,睡眠不足钱掏尽……让我和同学们大笑。次日起个大早,天气寒冷,记得花2角钱租了一件棉大衣,但阴天多云,我们也没有看到黄山日出,留下遗憾。由于是青年人,一点没有感到累,我们从黄山后山步行下山。一路欢歌笑语,大家又观赏了喜鹊登梅、仙人指路、双猫捕鼠、梦笔生花、猴子观沧海、西海排云亭、飞来石等景点。

下山后,我们实习小组一行12位同学在温泉前小广场请景点摄影师给我们照了一张相,以作纪念。这张珍贵的留影合照,我后来把它覆了膜,至今珍藏在自己的影集里。尽管照片是黑白的,面积不大,长宽只有6厘米见方,人头也只有黄豆粒那么一点大,但每当我看到它,都会浮想联翩——黄山游真精彩。

有意思的是,留影后,大伙各自又在黄山泡了一个温泉澡,记得我入的是大池子,水温适中,让人舒心、舒体。至此我们全部领略并享受了黄山的四绝美景——奇松、怪石、云海、温泉。真的不虚此行!后来随着年龄增大,我

又三次去过黄山,也去过多个祖国的其他名山大川,著名的徐霞客七言古诗《漫游黄山仙境》说“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我确有同感。

故事还没有完,从黄山返校时又生变故。在住宿黄山的宾馆大院里,我又与一辆拉毛竹回芜湖的卡车司机谈妥,他愿意捎带我们三位大男蹭车回芜湖。由于毛竹是斜放在卡车货斗上,前高后低,正好前部的三角形空间有稻草,可以睡人,我戏曰“卧铺车厢”。陈鼎老师和姚永清书记出于安全考虑,要求集体乘大公交客车,不同意我们随意再蹭卡车。可我们三人“一意孤行”。谁知天公不作美,山区的气候反复无常,半路上下起了瓢泼大雨,自然我们被淋得如落汤鸡一般,为贪便宜省车票让人哭笑不得!好心的司机让我们挤到驾驶室里,小小的驾驶室竟然挤了五个人。终于我们和大部队一样安全到达芜湖了,有惊无险!真是一群淘气的大学生。

现如今40多年过去了,七十岁上下的我们都退休安享晚年。我们班同学建了一个手机群,高科技给我们带来了无限的快乐,同学们如同天天见面,每当忆起大学时光,都感慨万千!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当时担下责任的姚永清和陈鼎老师的思想压力、安全压力有多大,我们完全不知道。2017年末,姚永清书记在群里终于揭秘,告知我们那次由黄山回校后,她挨了党总支书记的批评,为“擅自做主,自由行动”而作了检查。43年后的今天,我向姚永清同学检讨,同时代表大伙表示衷心的感谢!

大美黄山!不虚此行!

文苑投稿邮箱:  
zfk@yptimes.cn, 欢迎投稿